

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描写主人公布卢姆因为要避免他妻子的偷情,整天不敢回家。那么他是怎么来逃避的?按照一般通俗小说的逻辑,他应该到酒吧里买醉,宣泄自己的痛苦。但是布卢姆做的却是置身于人群中,通过置身于人群来获得现代都市人的精神安慰。通过逛街来排解情绪,这是现代都市的一种快感。

为什么在人群中会带来这种快感?首先,人总会在人群变多的时候感到快乐,因为“置身人群的快感隐秘地表明了对数量变多的一种享受。”其次,在人群中的快感还来自可以随随便便地想象别人。当你看着别人在吃饭的时候,你也获得了仿佛自己也在吃饭的感觉。这也是为什么布卢姆看到伯顿饭店里吃相不雅的食客会有要呕吐的感觉。游手好闲的人置身于人群中寻求陶醉的实质就是移情。“诗人既可以随心所欲地成为他自己,又可以充当他人。随时随地他都可以进入另一个人的角色中,如同迷失路径在寻找躯体的灵魂。对他而言,一切都是开放的,那些关闭的地方不值得他

## 现代都市美学

戴从容

去关注。”都市的商业街全都是开放的。雅雅明为什么要强调拱廊,因为都市中有很多封闭的地方,它们不会带给人快感。快感来自所有的地方都敞开,让人产生一种可以无所不去的虚幻感觉。这是为什么在城市游荡首选商业街区,因为它们是用来游荡者敞开的。最后,在都市巨大的社会分工中,每个人都在忙忙碌碌,就像蜜蜂一样都在为蜂巢作贡献的时候,如果孤独地待在房间里,会很害怕成为多余的人,所以会不由自主地走到群体里,通过移情去加入群体。

此时古代英雄,包括诗人已经渐渐退场,现代的城市英雄是一种流浪者。这种英雄既有他们的飘忽不定性,会随时改变自己,包括自己的时间空间、自己的个性,同时他们又有一种顽固性。此外,他们在群体中既依赖于社会契约,又唾弃社会契约,所以现代都市英雄是非常矛盾的个体。

上海老乡竹下吴哥,带了八斤重的澳龙、三斤重的泥蟹,参加了我们澳洲游的团餐。龙虾和蟹是女儿去海鲜市场买的,老婆用伊面干烧,美味至极。而他,开了70公里路,穿越整个墨尔本。

认识他是在互联网的直播平台,远隔万里,话却投机。听说我们要游澳洲,他说要请我们吃东西。我推却,十几个人,开销大了,没想到他真的带了十几人的量,而且是很贵的食材。吴哥出生在上海郊县,十几年前去的澳洲。因为有一手漂亮的铝

合金门窗手艺,在那块蓝领收入奇高的土地上干得风生水起,现在已经有个小公司。

吴哥长得很刚猛,是沪籍男子中比较少见的蓄胡须那种,但是和他交流,总是些忧愁的话题,比如:回上海,在家门口逆行行驶,被对面过来的人骂——蠢货,刚到上海吧?又比如:在澳洲,反复梦到在那片老宅门口的竹林,等初恋女友,等到天亮她还没来,醒来后给自己起一个网

## 我家老房子

朱伟强

从小住的老房子位于上海长宁区三角场地区,是两层楼。楼下三间,分别是客堂间、杂物间和厨房;楼上两间,分别是我父母和我们姐弟的卧室。客堂间是我们家吃饭的地方。过年时这里最热闹,我父母总是在小年夜率先请我外公、外婆、舅舅、阿姨等吃饭,丰盛的菜准备了两桌。平时一般是我母亲烧菜,过年请客这天我父亲亲自下厨。连接一二楼的是木楼梯,我常在这和表弟、邻居家的孩子玩“开火车”的游戏。

这房子原属于我外婆,她住在楼上,我父母结婚时借住在楼下的杂物间。外婆去世后,我父亲咬咬牙花三千元从外婆儿子处买下了这幢楼(分期付款),从此开始了他自己省吃俭用的生活。

我家房子紧挨着我外婆家。外婆家前面是一大块空地,我五六岁时常在空地上跑来跑去。坐在椅子上晒太阳的老太太(我外婆的养母)看到我总叫住我,从衣服口袋里摸出点心、糖果给我吃,她慈祥的面容至今仍清晰地浮现在我脑海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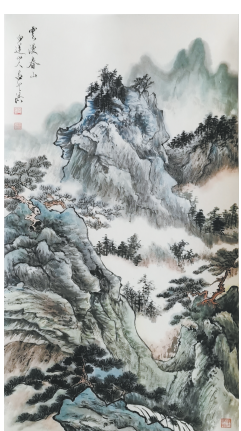
每天傍晚我就在屋门口等父亲下班回家。父亲骑着那辆28英寸黑色永久牌自行车到家后,我马上拿过他灰旧的小包。

夏夜,我总爱在屋门前的竹躺椅上乘风凉,一阵阵弄堂风带着沁人的凉爽吹在身上十分惬意。那时流行台湾校园歌曲,隔壁邻居家录音机里常飘来罗大佑的《童年》、刘文正的《三月里的小雨》、潘安邦的《爸爸的草鞋》等歌曲,诗意的歌词、动人的情感和清新的旋律使少年的我听得如痴如醉,度过了一个个美好的夜晚。

1987年8月,因我家老房子所在的区域要拆迁造公房,我依依不舍告别了生活了16年的地方。老房子承载着我童年、少年时的欢乐和心绪,记录着同我相伴的亲人们的笑容和温暖,至今仍常出现在我的梦乡……



往贝尔法斯特的航程短得有些粗暴,那架小飞机仿佛急于摆脱苏格兰没有尽头的阴霾,低飞、俯冲,以胜利大逃亡般的姿态奔



云漫春山 (中国画) 吕登洪

四十八年前我参军驻守福建的那段军旅岁月,早已化作生命深处永不褪色的印记。而朝夕相伴的军号声,更是在我生命里刻下了无法更改的生物钟,更让我读懂了毅力与习惯的力量。

踏入军营,严苛的作息纪律是军人的第一课。除却紧急集合与特殊战备任务,清晨六点的起床号,是每一天准时奏响的序曲。号声一响,五分钟内必须穿戴整齐,迅速在操场集结出操。早操结束,十分钟洗漱、整理内务,而后整齐列队,依次进入食堂就餐,半小时后,投入紧张的训练。那时没有双休日,为了前线战备需要,部队将地方的星期五调整为星期日。这唯一的自由时光里,官兵外出需严格请假,控制人数,而我总会抓

住这份难得的闲暇,请假奔赴三四十里外的中学、大学,补缺文化短板,在求知中充实军旅时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规律的军营生活,让嘹亮的军号声深深烙进我的骨髓里,铸就了刻入灵魂的生物钟。岁月流转,我脱下军装,告别了军营,再也听不见那亲切的军号声,可那份由军旅岁月沉淀下来的作息习惯,却从未有过丝毫改变。几十年来,我从不需要闹钟,更无需他人唤醒,每天清晨六点左右,总会准时自然醒来,仿佛那无形的军号,依旧在耳畔准时吹响。每天醒来后的我,依旧保持着军营里的利落,随即奔赴户外晨练。晨光熹

微中,清风拂面,花香萦绕,鸟语声声,清新的空气沁人心脾,而我的脑海里,早已打开思绪,为新一天的生活与工作打着腹稿。这份刻在骨子里的自律,早已从刻意的坚持,变成了自然而然的习惯。两年前,我有幸受邀前往中国作家协会北戴河创作之家疗养,创作之家每日清晨的太极八段锦教学,让我又多了一份新的坚持。我天天坚持早起,一节不落地认真学习,不曾有过一丝懈怠。从北戴河回沪后,这份坚持也被我牢牢守住,两年来,每天清晨先打一套八段锦,再视天气,或跑步、看书、写作、习字,成了我雷

告诉我:前几年,一个他无比信任的人,借了他所有的积蓄号称救急,没留证据,最后面对法律,大言不惭说没这回事儿。吴哥开着“大奔”厢式车来送龙虾和蟹,打开车门,一车的铝合金作业工具,车后方还有一张床,被子没有叠过。回来后在直播室,说起国内的发展和亟待进步的地方,我用了一句诗:“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然后,收到也在我的直播室里,远隔万里的吴哥的私信:我哭了。

告诉我:前几年,一个他无比信任的人,借了他所有的积蓄号称救急,没留证据,最后面对法律,大言不惭说没这回事儿。吴哥开着“大奔”厢式车来送龙虾和蟹,打开车门,一车的铝合金作业工具,车后方还有一张床,被子没有叠过。回来后在直播室,说起国内的发展和亟待进步的地方,我用了一句诗:“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然后,收到也在我的直播室里,远隔万里的吴哥的私信:我哭了。

## 贝尔法斯特背影

云想裳裳

抵达后走出机舱,明晃晃的晴朗令人有些猝不及防。阳光里闻不到香气,在贝尔法斯特的第一口呼吸,不可理喻地泛着生涩、铁锈般的酸腐。那味道从鼻腔落入咽喉的瞬间,我条件反射般生成了恼人的异物感。某些记忆,已经被顽强地植入黏膜和喉管的上皮细胞,呼吸唤醒的那一刹那觉察,无关眼前的城池,原是喉咙深处尚未散尽的旧日酸楚。

这里是贝尔法斯特,北爱尔兰首府。有些相逢,意义超越了风光和人文的馈赠,而是击碎了陈旧的误读——肉身沉

微中,清风拂面,花香萦绕,鸟语声声,清新的空气沁人心脾,而我的脑海里,早已打开思绪,为新一天的生活与工作打着腹稿。这份刻在骨子里的自律,早已从刻意的坚持,变成了自然而然的习惯。

## 军号生物钟

何秋生

两年前,我有幸受邀前往中国作家协会北戴河创作之家疗养,创作之家每日清晨的太极八段锦教学,让我又多了一份新的坚持。我天天坚持早起,一节不落地认真学习,不曾有过一丝懈怠。从北戴河回沪后,这份坚持也被我牢牢守住,两年来,每天清晨先打一套八段锦,再视天气,或跑步、看书、写作、习字,成了我雷

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位于秦岭一脉的沿线,地处陕、甘、川三省交界。这里离四川广元不算远,但远没有广元三四月份的阴冷之苦。南方人说这里是北方,北方人说这里是南方,当地朋友特别对我解释:我们上班不骑骆驼。甘肃人开玩笑说,甘肃有三大特产:土豆、洋芋、马铃薯——都是土豆。汉语中一词一义,在文化层面,土豆是土里的豆子,山药蛋是蛋形的山药,马铃薯是长得像马的铃铛。那么洋芋,是外国的芋头……把个头不大的洋芋直接放在火上烤,或整个儿的洋芋扔进柴锅炖鸡里,配上青辣椒咕嘟咕嘟……定西有种芋挖出来就是爆皮的,蒸熟或烤熟后喷香无比。

在武都,总能见到各种洋芋做成的吃食。特别是每到一处小吃街,总能见到有人用大木槌,在一个木制的槽里,当,当,

告诉我:前几年,一个他无比信任的人,借了他所有的积蓄号称救急,没留证据,最后面对法律,大言不惭说没这回事儿。吴哥开着“大奔”厢式车来送龙虾和蟹,打开车门,一车的铝合金作业工具,车后方还有一张床,被子没有叠过。回来后在直播室,说起国内的发展和亟待进步的地方,我用了一句诗:“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然后,收到也在我的直播室里,远隔万里的吴哥的私信:我哭了。

告诉我:前几年,一个他无比信任的人,借了他所有的积蓄号称救急,没留证据,最后面对法律,大言不惭说没这回事儿。吴哥开着“大奔”厢式车来送龙虾和蟹,打开车门,一车的铝合金作业工具,车后方还有一张床,被子没有叠过。回来后在直播室,说起国内的发展和亟待进步的地方,我用了一句诗:“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然后,收到也在我的直播室里,远隔万里的吴哥的私信:我哭了。

告诉我:前几年,一个他无比信任的人,借了他所有的积蓄号称救急,没留证据,最后面对法律,大言不惭说没这回事儿。吴哥开着“大奔”厢式车来送龙虾和蟹,打开车门,一车的铝合金作业工具,车后方还有一张床,被子没有叠过。回来后在直播室,说起国内的发展和亟待进步的地方,我用了一句诗:“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然后,收到也在我的直播室里,远隔万里的吴哥的私信:我哭了。

钝。若真是钝,又怎能越过大脑皮层尚未来得及校正的信息碎屑,直接开启了创伤识别。这则误读亦如这座城市留给世界的那枚冷笑话——和平墙,明明是边界,却被诠释成和解。墙立在那里,将冲突从流血的现场,纳入可管理的日常。

北边的苏格兰一直个性鲜明地担当着千年辈种,南方的爱尔兰告别了死气沉沉,如今已是春风得意马蹄疾。夹缝中的北爱尔兰是低调隐忍的,是面容模糊的。贝尔法斯特的过去,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壮志雄心与长达三十年的硝烟记忆,政治角力撕裂了这座城,一边是追求共和的愿景,一边是捍卫皇室的忠心。在那些极端的苦难日子里,贝尔法斯特人活出了惊人的社区精

神——邻里之间的扶持、宵禁缝隙中坚持的酒吧聚会,黑暗中,倔强地闪着一点光亮。拉干河畔的风席卷着工业时代的遗迹穿城而过,巨大的黄色龙门吊静默地站在远处,像两只不肯合上的眼睛。这里曾把钢铁、铆钉、野心和帝国黄昏前最后的自信,一寸寸焊进船身。泰坦尼克号诞生于此,却无缘它后面的叙事——南安普敦拿走

打不动的日常。常有人问我,何以能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我觉得,一个人的毅力至关重要,而由毅力养成的习惯,更为珍贵。在军营,严守纪律是军人的责任;漫长岁月里,是这份不断坚守的毅力融入了我的生活。这些晨起锻炼、静心学习的养成,不仅强健了体魄,更活跃了思维,每一次晨练过后,身心顿觉通透清爽,让人充满活力。

军号声虽已远去,可它刻下的生物钟,早已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

## 洋芋搅团

侯磊

当地打洋芋搅团。据说打搅团比的不是声大,而是能否打得细腻。此处的搅团,与陕西的搅团是不同的。曾于暑热的季节开车翻越白鹿原,在褒太后那四方底的墓旁边一位老汉的小车前,吃了一人生中第一碗灰色的荞麦搅团,搅团中的酸汤让我一下子解暑了许多。这种搅团是将面撒入沸水中不断搅拌,一直和到像和芝麻酱一样没疙瘩为止。面可以用棒子面、荞麦面或洋芋,吃法是浇浆水、切片或用漏勺做成鱼鱼状。但陇南武都的“洋芋搅团”,本质上是一种糍粑,在四川叫糍粑,在云贵叫粑粑。

糍粑不论以何为原料,最核心的地方在于捶打。因此武都洋芋搅团的捶打,几乎成为一种仪式:木槽里一边是剁碎的洋芋,一边是打成泥团形的搅团。木槌的槌杆不是直的,而是倾斜的,与

告诉我:前几年,一个他无比信任的人,借了他所有的积蓄号称救急,没留证据,最后面对法律,大言不惭说没这回事儿。吴哥开着“大奔”厢式车来送龙虾和蟹,打开车门,一车的铝合金作业工具,车后方还有一张床,被子没有叠过。回来后在直播室,说起国内的发展和亟待进步的地方,我用了一句诗:“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然后,收到也在我的直播室里,远隔万里的吴哥的私信:我哭了。

告诉我:前几年,一个他无比信任的人,借了他所有的积蓄号称救急,没留证据,最后面对法律,大言不惭说没这回事儿。吴哥开着“大奔”厢式车来送龙虾和蟹,打开车门,一车的铝合金作业工具,车后方还有一张床,被子没有叠过。回来后在直播室,说起国内的发展和亟待进步的地方,我用了一句诗:“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然后,收到也在我的直播室里,远隔万里的吴哥的私信:我哭了。

告诉我:前几年,一个他无比信任的人,借了他所有的积蓄号称救急,没留证据,最后面对法律,大言不惭说没这回事儿。吴哥开着“大奔”厢式车来送龙虾和蟹,打开车门,一车的铝合金作业工具,车后方还有一张床,被子没有叠过。回来后在直播室,说起国内的发展和亟待进步的地方,我用了一句诗:“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然后,收到也在我的直播室里,远隔万里的吴哥的私信:我哭了。

## 访古书记

傅月庵

暮春四月,参加神保町的古书博览会。“古书博览会”今年是第一次,重要的古书店齐聚神保町,精锐尽出,高档的古书,常见的也有,吸引全世界的爱书人,一起成就古书嘉年华。

第一天10点准时到场,古书会馆号码牌已发过200号,四层楼加地下一层,另有一室外展场。友人在路边“敌情介绍”,迅速决定攻略:先拿下难的,容易的明天去。于是直攻展览高档古本区。友人出手便拿下谷崎润一郎的《痴痴老人日记》初版本,另有《文艺春秋》杂志刊登过的谷崎手稿一件,花了多少钱就不讲了。晚上喝酒时,另一友人感叹:“看他买书,我终于知道钱有用,有钱买书真好!”人宝山不能空手而还,东看西看,我也买了本。隔日再去博览会,去早了,抵达时尚未营业。与友人找了家咖啡店喝一杯。说“店”还有点太大,“工作室”更符合。一位男主人,泡煮招呼收拾都由他承担,却摆弄得一丝不苟、窗明几净。看他泡咖啡是种享受,岂止“认真的女人最美丽”。认真的人都美丽。手冲完毕双手奉呈,自有一种敬意,敬咖啡敬客人也敬自己。喝毕即向古书博览会冲锋陷阵。看多买少,悠悠浏览,看人买都好,这时代还有爱书人,欢喜。

了启航的辉煌,大西洋拥有沉没的悲壮,电影塑造了爱情和眼泪,世界描摹着它一世又一世的想象。“永不沉没”是一句魔鬼式的承诺,在一个相信“巨大即美德”的时代,撒旦随便就能嘲笑世人的渺小,曾经以为的星辰大海,终究不受命运宠爱。活下来的人是需要忘性大一点的,忘掉以前被坚硬的词汇裹挟、和嫡对对的狼狈,那些幸存者,后来都养成了旁观者的冷漠。

Belfast,这个名字的含义里有美逝去的决绝感。其实它来自爱尔兰语的音译,在原生语言里是沙洲入口的意思。有些人有些事,天然就懂得,经历里生出的默契,比言语更能共情。人们谈论着这里诞生了纯粹的童话《纳尼亚传奇》,以及是架空历史的现象级美剧《权力的游戏》的取景地,还有贝尔法斯特人的幽默感——善于自嘲的人,早已习惯拿自身的个性开刀。

每一个收敛了个性的背影里,都藏满了说不出的难过。

每一个收敛了个性的背影里,都藏满了说不出的难过。

## 十日谈

清晨你如何起床 责编:郭影

我完全是自然醒的反义词。